

温泉旅社

北 回 归 线

「台湾」·林佛儿 著

Beihui Guixian

百花文艺出版社



北回归线

[台湾]·林佛儿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回归线 / 林佛儿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06-2943-3

I. 北… II. 林…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197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4 字数 22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16.80 元

内 容 提 要

中西方文化的撞击,政治和经济气氛的沉闷,使台湾滋生出许多畸形的事物,造成人们畸形的心理。小说集中反映了在上述背景下,台湾庶民的生活现状和繁乱复杂的心态;同时也反映了不同阶层的婚姻恋爱观念和人生、世俗观念。

作品故事情节生动逼真,有很强的可读性。既是社会小说又是言情小说。

目 录

第一章	星光是紫色的	(1)
第二章	天空映出山林的影子	(23)
第三章	温泉的水质像女人的肌肤	(47)
第四章	人生有若某边陲的小站	(60)
第五章	在盛夏它与雨点同样鼓噪	(97)
第六章	败德者在床第间兴风作浪	(132)
第七章	而寂静,寂静啊	(184)
第八章	他们有离别,有黯然	(236)
第九章	她猥亵着那苍白的少年	(266)
第十章	农夫农妇已经老迈	(302)
第十一章	在客运车上看见北回归线的坐标	(312)
第十二章	是入世不是出世,是回家不是出家	(333)

第一章 星光是紫色的

穿过黑暗起伏的海上
星光是紫色的
她正慢慢拉起人生
悲壮的序幕

一九六五年八月某日。

船已经在广大起伏的大海航行一昼夜，当满天的星子在黎明前逐渐归隐，海上的粼光蜕为深绿的波浪时。矗立在台湾海峡中央的澎湖列岛，灰色的、朦胧凸起海平线的陆地，看起来仿佛在标高三千多公尺被云雾所笼罩的森林一样，参差不齐而且阴森。在陷落的一处坳地里，灯光仿若七月鬼节送出的黄灯笼，随着雾气若隐若现。

蜷缩在舰桥下孤独的杜荣心情是愉快的，虽然海风和彻骨的寒冷侵袭着他，但打从运输舰驶离金门的海岸时，他内心的雀跃简直就无法形容，他在甲板上蹦跳着，对着渐渐渐远的

黄色沙滩、马尾松，以及整个料罗湾欢呼着：我终于退伍了。而这艘船在经过一日一夜后，就可把他送回离别八个月的故乡。在湖边的家，温柔的床，甚至后院一棵小小的蕃石榴树，都构成对他绝大的诱惑。他将脱离呆板而紧张的军队生活。在那段吹着起床号的日子里，对于一向懒散的他，无疑是拘束他生活在敌对的压迫里。当然，某些老伙伴的照顾和友谊，某些地理上的麦田和沙地，某些怜悯和同情，都使他枯燥的心灵深受感动，譬如射击组的副组长送他离营时，杜荣看着苍老而友善的他，那种默默无语的相送，让人凄然。

副组长是个老兵，他从少年就把大好时光投入巨大的洪流里，但毫无怨言，更有一颗仁慈的心。杜荣被分配到这个连队不到三天，就认识 and 了解他。此后在休闲的时间里他们时常在一起。一个年轻的充满怪诞思想的青年和一位历尽人生艰辛的保守老兵，彼此间能相处得那么融洽，在一般人的眼里有些不可理解。

杜荣不仅对他存有同情和谅解，更有一分深深的谢意。春天的某个傍晚，他和副组长在附近的民屋打弹子，回程时，夜色很好，有浑圆的月亮。当他抵达营房不远时，在单日的宣传炮击里，对岸连续打过来许多炮弹，咻咻的炮弹声音不绝于耳，而且越来越尖锐，这个时候的杜荣吓呆了，他愣住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副组长手快，一把拉他一起跳入线沟，一颗在空中迸开的宣传炮的弹头正紧接着落在杜荣的位置上，虽则那不是爆炸的炮弹，可是肉做的身体仍拉顶不住这从天而降的力道。杜荣知道如果没有副组长，他的脑袋一定开花了，他的

生命就在短促的廿二年里化为乌有。副组长还带他去跑军乐园，那是他的第一次。在脱光衣服而谈笑自如的妓女面前，他自暴自弃的把他的童贞献给她。尔后的日子，他回想起这件事，茫然多于自慰。自然，他会在此时也连带地想到促使他鼓起勇气走进军乐园，推他进房间的副组长。但他并没有责怪他关于这次他的得失。

还有穿过两道长长的隧道，去图书馆借书的乐趣，赶晚点的快跑。在山外泡冰果室的小姐，在高尔夫球场看将军们打球，在料罗湾的渔村点灯喝酒……这一切都是贯穿他生活在岛上的线，这条线终于断了，在九月的大海中，或多或少给杜荣带来某种程度的感触。

而现在，船舱里的伙伴有的在呕吐，有的在赌钱，有的在睡觉。昏暗的舱中，污腥的空气和铁锈的咸味逼使杜荣走出甲板，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心情愉悦，想目睹一下星夜的大海。现在澎湖列岛又渐渐消失了，冷而清新的空气夹在风中打他，在紫色的天空底下，亮丽的光线从大海四周涌起，起伏的波浪，已可以清晰的看出，天亮了。杜荣动动倦怠而麻木的身体，他真想站起来走一走，但过久委屈身子，以及为抗抵寒冷而用力咬紧牙根的结果，使他的臀部以下，形成一种虚脱般的痠痛。

他勉强站起身体后，颠簸了几下，才刚刚站定，马上又觉得胃里正翻腾着，透过嘴巴浅浅的嗅觉，杜荣连忙走到船舷，扶着栏杆，然后做个长啸状，一口黏状的混合物，从他的口腔呕出。

他呕吐很久，胃里的什么东西都呕出来了，最后连胃里的

黄色黏质，也倾巢而出。他泪水直流，沾满了两颊，好像一个可怜的小丑已到穷途末路。

杜荣又走回舰桥下，他觉得这阵呕吐后，一切舒服多了，正像一口哽在喉咙里的浓痰，经年累月的咳嗽不出，使他难过，而今，一下子什么都清光了，这毕竟是一种转变。他的脸又由紧张而松弛，变得明朗起来。

可爱故乡的港口在午间即可到达，码头生锈的铁缆柱，装卸货物嘈杂的马达声，还有港中的浮筒，港内的污油，这一切都是他以前所憎恶的，现在他却恨不得即刻回到紊乱不洁大量吞吐着船只的高雄港。杜荣发现人的喜恶受着时间和环境的牵制是太大了。在金门的每天夜晚，在碉堡里微弱的马灯下，他向友人写信是如何地大谈他的抱负和理想，他睡觉也做这种梦。风轻轻地在窗外巡回，月亮被黑云遮得明明灭灭。杜荣想着：这是被限定在异乡的一年。脱离这段孤独的过程，举手间，他好像可以把整个世界撑持起来。

杜荣以前很少想到大学时认识的一个女孩，严格地说，他们已经进入谈恋爱的那种情况，某夜谈情，某夜拥抱，他们都经历过，只是当他们进入巅峰时，他毕业而入伍了。到了连芝麻小事都要报告的连队后，因为离得太远，隔着一道广阔的台湾海峡，想也没用。而且杜荣实际上也常常和她意见不合，意气用事吵吵架，故杜荣和她渐渐疏远了，虽然她大部分时间都原谅他，信也写得很勤，情感坚定。

女孩子叫李苾苾，是念经商那一类科系的。标准中国人的身材，白皙的皮肤，一头卷曲服帖的短发，细细的眉毛像画的，

颧骨以上，嵌着一对乌黑的大眼睛。讲起话来声音悦耳，就像在叙说着一则凄迷的爱情故事。

他们的开始是充满罗曼蒂克的，可以说是异乎寻常的一件事。某日杜荣在餐厅捡到一把女用的高级洋伞，质料和做工都很精密细巧，看来像是舶来品，当天下午杜荣便在一个非正式的布告栏看到这么一张寻物广告：找寻女洋伞一把，两节，红蓝相间的布面，十二月廿日早晨遗落于餐厅，拾获者有奖。径向女舍二〇二室李洽。

杜荣仔细地把这张寻物广告看完了，最后被那两个“有奖”吸引住了。他灵机一动，便拿出钢笔和纸，另外写出一张告白：拾获者建议将“有奖”改为请看一场电影，如何？请与男舍三〇三室杜荣联络。

那是杜荣大二的时候。

傍晚时分，一个身材纤弱的女孩来到三〇三室的门外，很多同学都惊异的看着她，当时杜荣正躺在上铺大唱“圣塔露其亚”，睡在下铺的同学李多亮拉他一把，“阿杜，有人找你！”杜荣停止歌唱，他翻下床，还没站定，眼前突然一亮，原来门口站立着一个面目清秀的女孩。

“你找我吗？”

“请问你是不是姓杜？”

“是。”

“我叫李苾苾，我的一把洋伞遗落了……”

“哦，是的，我捡到了。”

“能还我吗？”

“当然要还你，不过，我想你一定看过我写的那张条子，那是有条件的。”

“我知道，我准备送你一本日记簿，聊表谢意！”

“不。”

“你是说……”

“那张回条说，你要请我看一场电影，记住，不是你买一张电影票让我自己去看，而是你请我一道去看。”

女孩面有难色，她开始感到紧张起来，好像要跟他争辩什么？但女孩忽然看到四周有许多男同学带着诡笑的眼光在看热闹。她觉得自己像个俘虏，在暴徒中被看中啦。一阵红潮，迅速地袭上她秀丽的双颊。尽管如此，她不能不回答杜荣的话：

“我觉得你的要求过分一些……”她不安地看看四周，有笑声哗散开来。“我以为我们该换个地方讨论这个问题……”

“可以，我们到福利社去吧！”杜荣轻松地说，眼睛狂野地瞪着弱小的她；如果这是场战争，杜荣已看出不管是气候和人心，他都稳操胜券，因此他表现得很潇洒。

李苾苾在众目睽睽下垂着首走了，杜荣得意地朝旁边的人露出一种胜利的微笑，然后跟着李苾苾穿过昏暗的长廊，走出男生宿舍。结果，他们没到福利社去，在中途经过一片花园的时候，李苾苾建议在那儿谈判，不等杜荣同意，她便躲到一棵木瓜树的后边去。

“你一定要我请你看场电影吗？难道别无选择，譬如送你日记簿！”

她说着，同时把双手卷起的黄色衬衫的衣袖放下来，然后瞥他一眼：

“嗯，怎么样？”

杜荣一直看着她，一直轻轻地笑着，那笑容显得充满神秘的自信，他站在她侧面，中间隔着木瓜树，他可以看到她的半边脸庞，羞涩的，像月亮一样迷人的，只不过气质有异。

“我希望你请我看电影。”杜荣说。

“为什么你一定要这样呢？你真的在强人所难，再说，我们两个一起去看电影，不是太唐突一点吗？而且并不是必要的。”

“对我来说是必要的。如果勉强你，你也应该想到，这是你丢掉东西应付出的代价。”

“你……”

他们一直辩论下去，杜荣说她应该请他看电影，李苾苾觉得那样不适合……也难怪，那时候她才进入大学两、三个月。很快地，天就暗了，也起风了，李苾苾不知是由于缠不过他，或是黑夜增加她的勇气，她终于答应请他看电影。

杜荣想起他们那次一道去看的电影是美国片，珍妮佛琼丝主演的《珍妮的画像》。

这是他们的开始，当然他们不会止于此点的，后来他们加深了友谊，谈起恋爱来，李苾苾觉得他虽然有点懒散不羁，但她并不在乎，杜荣有一张还算英俊的脸孔，身材中等，但却很结实，真正有那种魅力吸引住她的，便是他的那种懒散和不羁，他有些举止和表情，几乎像透了电影中某个明星，因此当她才大二时便已死心塌地地喜欢他了。

有一次在台北一家著名的纯吃茶咖啡室里，他们经过了甜言蜜语、经过了抚爱，杜荣疯狂地寻找她的嘴唇，要吻她，却一把被她推开了。

杜荣现在坐在舰桥下想起来还觉得好笑。大海起伏，他像沉坐在儿时或回忆里的摇篮。

“你要做什么？”

“我要吻你。”

“为什么？”

为什么？真是废话。但杜荣不但因此有些迷茫，他那颗急速蹦跳的心，也逐渐缓慢下来，像黑夜里的一堆炭火，只剩下星星火焰，说不定一阵风吹来，就把他吹熄了。杜荣别过头看着道旁的盆树，他并且用手抚摸它，他感觉出那是小棕榈，而音乐是古典的，贝多芬的悲怆交响曲。

过了一些时候，李苾苾忧愁地说：

“我知道你要吻我，但我知道你这种举动是诉诸直觉的，那是一些没有经过升华的肉欲，对我们虽是一时的快乐，但到底有害的，我希望我们别贪图这些，精神上的慰藉比这更有价值……”

杜荣冷冷地接下去：

“我们应该追寻柏拉图式的爱情！”

“对的。”

杜荣把自己手指的关节压迫得格格作响，他显得有些不耐烦，而且沮丧。这种气氛李苾苾自然体会出来，她觉得自己有点过错，她抗拒他的接吻只是心脏急剧跳动下由于少女一

种维护尊严的下意识，这种意识是薄弱的、象征式的，倘若杜荣坚持，或是表现得更坚决一点，那是一道不设防的防线。可是，尴尬的气氛已经造成，李苾苾伸出一只手去挽杜荣的手臂，有点表示道歉的意思。

杜荣却喃喃地叫着：“我是一阵流浪的风，而你不是随风飘绕的落叶。”

“你说什么？”李苾苾竖起耳朵，她听不大懂杜荣所说的意思，她坐正身子，整个脸孔靠过去问他。

“我记起不知在哪里读过的一节诗，你说，它很美吗？”

“你再念一遍……”

“我是一阵流浪的风，而你不是随风飘绕的落叶……”

“啊，真是太美了。”

杜荣和李苾苾都知道，这是他们之间命运关键的一次相聚。如果他们那次超越了接吻部分，便可能超越了男女之间的一切；可是毕竟没有，以致他们三、四年来，虽然仍保持着互相牵制和关怀的情愫，但已经隔阂着，并止于某些简单的爱抚。

李苾苾很快就后悔，感觉那是一种损失。

从那个时候起，他们的关系断断续续的，而所谓关系，也不过是他与她被动的一种代名词。当他们在倾怀畅谈时，突然会因某种触发，而使情绪变了样。以致后来，当李苾苾在处理她和他的情感纠纷时，变得悲观、多愁善感又优柔寡断。

杜荣是一个用木棍拨火的人，他彻头彻尾具有反叛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对社会秩序是无害的；可是反过来说，对于李苾苾，他像一条响尾蛇，咄咄作势，时刻威胁和伤害着她。

去年十月，当她获悉他即将远赴离岛时，她约他做个聚会；见面时大家都很高兴，杜荣还提议到一个欧洲风味很浓的小镇去走走。

临港的风带有海腥味，可是十月的阳光充足。他们已经走出市街，左边的浅滩上搁了许多熄火的渔船，迤迤而出的外海，闪着碎片的粼光。下午的海，明艳而丰满，仿佛一个美妇人的浴后小睡，而在右侧山上，矗立一幢西班牙式的古老建筑，那是外国领事馆，米字旗在晴朗的天空下随风强劲的飘展。

在通往高尔夫球场的山坡路上，他们从中途岔开到左边礼奉先烈的日式建筑——已因时间久远而显得破旧的房屋里去，他们在房子周围转了一圈，一直沉默无言，忍受着孤独的煎熬。后来杜荣走下台阶，斑驳而长满苔藓的台阶，几乎使跟在杜荣后面的李苾苾滑倒，李苾苾颠踉了几下，终于扑到杜荣的身上。

“你要小心啊，失足可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杜荣嘲笑地说，然后用一只手去挽住她的手臂。

当李苾苾跌跌扑到杜荣的身上，杜荣用一支手臂去挽住她，无意间碰触到她的乳房时，她的生理上起了一种显著的变化，她的情绪突然昂奋起来，脑海里渴望强烈爱抚的心理是不能否认的。而这，不也是极自然的反应吗？

李苾苾不说话，她趁势把身体的重心一半倚靠在杜荣的身上。她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像钟摆似的加快起来。

他们一直朝山上走去，那些树林越来越茂密，阳光也越来越薄弱。突然眼前出现一片平地，是经过砍伐的矮树丛，树头

根根屹立，像墓地的白骨头。来路已经不明了。蔓草在四周摇摆，仿佛风云涌起，变成方圆四周的屏障。地上铺着一层杂草，虽不柔软，但像一张床地摊开。这是森林的乐园，恋爱者的温床。

杜荣找了一棵断面的树头坐下来，李苾苾在他的旁边站着，她眼睛注视着因风吹动树叶而漏进来的阳光，破碎的，闪烁的，像金子般地追逐。她虽然沉默着，但神思已飞越到一再梦幻的国界，她正痴痴地倚靠在高大浓密的树林里，而有所期待地盼望着杜荣的拥抱。

“说实在的，我的毕业使我更加茫然，对现实的生活也罢，负起责任也罢，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形的镣铐，他拘束我奔放的生命。”

杜荣终于开口，风声飒飒，久久在四周吹袭。李苾苾背着他，杜荣便从他侧面看着李苾苾的身段，她的臀部圆滑，在深色窄裙的包裹里，两片富有弹性的屁股像两座非常诱惑性的远处山峰，柳腰纤细，以致延伸到肩膀的时候，她的右乳房显得特别发达，几乎要突出她那薄薄一层的半透明布料，她的白颈微微弯曲，因为她低着头，髻曲的发丛在耳畔随风飘拂，杜荣只能看到她一半的脸孔，那脸孔是幽暗的，只有像我们在教室里做素描的白色石膏像的那男性挺直的鼻梁，沾露着黄晕光彩。李苾苾已不像他们刚认识时那样纤弱，甚至发育不良，现在的她，正像一朵在春天里盛开的丰腴的花。

爱的甜蜜和痛楚，启发的情欲，像蜜蜂采撷的嗡嗡然，使她陷入某种遐思中，一幕亚兰德伦与女人赤身露体在床上做

爱镜头，正火热地在她脑海里放映着，翻腾的裸情，仿佛海浪拍岸所冲击而起的高潮一样。

“以我们来说，我对你亦是一种逃避，我深怕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哪一天我占有了你，便要负起责任，我便要改变我的生活观念和方式，这个，对我本身不仅是一种损失，对你也是一样的，我不忍看到你，这样一个柔弱纯洁的人，受到伤害……”

杜荣在停顿了一会儿后，接下去说，他的口气和腔调越来越柔和，仿佛一个抒情的演讲比赛者。李苾苾从来未曾听到过杜荣如此赤裸坦白的話，如此温柔的口气和安抚。李苾苾本来冲动的内心，再经杜荣的挑拨，整个崩溃了。她回身过来，柔软的鼻孔嗡动着，当他们的眼光一接触，黄昏的光线在树林里迸射，风席地而起，李苾苾在那一晃的深情脸庞里，终于投降，一切的克制终成虚假，她不顾一切地回转身来，投入他的怀抱，婴儿般地哭起来，她间隔着呻吟，口齿不清地：

“我只要你爱我，我不要你负什么责任，我愿意受到你的伤害……”

说罢，李苾苾低低的啜泣变成嚎啕大哭。她神经正在最紧张的时候，所说的话不但没有经过考虑，而且放肆。

杜荣把她抱起来，整个上身承受她的重量，她的乳房丰满圆滑，紧贴着他的胸膛，随着她的哭声而颤动，呼吸而起伏。杜荣觉得他的心仿佛被一只火热的熨斗压折着，他感到一种痒痒的难过，而李苾苾的泪水沾在他的肩膀，她的嘴在他的耳畔吐气如兰，她的双臂紧紧的箍着他，仿佛绿色的藤蔓盘缠着巨